

痴人之爱



谷崎润一郎

[日] 谷崎润一郎 —— 著 竺家荣 —— 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痴人之爱

● 谷崎润一郎 ————— 著 竺家荣 —————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痴人之爱 / (日) 谷崎润一郎文 ; 竺家荣译 . -- 北京 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, 2019.2
(雅众日本文学 . 谷崎润一郎系列)
ISBN 978-7-5596-2806-0

I . ①痴… II . ①谷… ②竺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8581 号

痴人之爱

作 者: [日] 谷崎润一郎
译 者: 竺家荣
策 划 人: 方雨辰
特约编辑: 陈希颖 吴志东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封面设计: 尚燕平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北京联合天畅文化传播公司发行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58千字 910毫米×1260毫米 1/32 8.5印张
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ISBN 978-7-5596-2806-0
定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

下面我打算将我们这段世间罕见的夫妻关系，尽可能坦诚、如实地书写出来。这对于我自己是令人难忘的宝贵记录，对于诸位读者，想必也会具有某种参考意义。尤其是现在，日本渐渐敞开了国门，日本人与外国人交往日趋频繁，各种各样的主义或思潮大量涌入，男人姑且不说，连女人都纷纷赶了时髦。既然社会风潮如此，相信迄今比较异类的我们这种夫妻关系，不久的将来也会发生在各位身上，故而生出此念。

回想起来，我们夫妻从结合之初就有别于一般人。我初次遇见现在的妻子，是整整八年以前，具体是几月几日，我记不得了，只记得那时，她在浅草雷门附近一家钻石咖啡店里当女招待。她刚刚虚岁十五。所以我遇到她的时候，她还是个刚进咖啡店不久的新人，不是正式的女招待，只能算是学徒。总之

一句话，也就是个女招待的雏儿。

那时已二十八岁的我，何以会注意到这么个孩子，连自己也稀里糊涂，大概是听那孩子的名字，很有好感的缘故吧。别人都叫她“阿直”，我偶尔问了一下，她的名字其实叫奈绪美¹。“奈绪美”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强烈好奇。“奈绪美”这名字真好听，要是写成洋文的“NAOMI”，岂不是跟西洋人一样了？从那以后，我就对她留心起来。说来也怪了，这名字起得洋气，便觉得她的长相也像西洋人，感觉也聪明伶俐了，我渐渐觉得这个女孩子，在这种地方做女招待着实可惜。

实际上，奈绪美的相貌，和女演员玛丽·皮克福特²很相似，确实很像洋人。这绝非是我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即便她成为我的妻子后，许多人也是这么说的，可见不是我瞎说。不光是相貌，脱了衣服之后，她的身材就更像洋人了。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当时我还没了解到那个程度。只是看她穿着和服都这么美，便朦胧地想象，有这等身材，四肢也难看不到哪儿去。

一个十五六岁少女的心思，除了亲生父母或姐妹，外人很难知晓。所以要是问我，在咖啡店打工时的奈绪美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，我也给不出明确的回答。恐怕问奈绪美自己，她也只会回答，那时候对什么事都很感兴趣。不过在旁人看来，只当

1 “直”的日语发音是“NAO”，“奈绪美”的发音是“NAOMI”，估计其他人以为其名字的汉字是“直美”而这样叫她“阿直”的。

2 玛丽·皮克福特（又译玛丽·璧克福）：美国电影演员，制片人。

她是个忧郁寡言的女孩子。她脸色有些苍白，肤色暗沉，犹如几块透明玻璃叠在一起似的，看着不太健康的样子。这主要是因为，她刚来这里打杂，不像其他正式女招待那样涂脂抹粉，也没有熟客和好姐妹，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，不言不语地干活，所以给人这个印象吧。我感觉她很乖巧，恐怕也是这个缘故。

现在，我有必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。当时我是一家电力公司的工程师，月薪一百五十日元。我出身于栃木县的宇都宫郊外，在家乡初中毕业后，就来到东京，进入藏前高等工业学校学习，毕业后不久便谋了个工程师职业。除了星期日外，我每天从芝口寄宿处到大井町的公司上班。

由于我一个人住寄宿屋，又有一百五十日元月薪，生活自然颇为松快。而且，我虽是长子，却没有给乡下的母亲和弟妹们寄钱的义务。这是因为老家经营着颇有规模的农业，虽然父亲不在了，但是有上年纪的母亲和忠厚的叔叔婶婶料理一切，不用我操心，所以我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虽如此，我并非不好吃喝玩乐那套，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工薪族——俭朴、诚实，平庸得过于单调乏味，毫无怨言地认真完成每天的工作——当时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提起“河合让治君”，公司里上上下下，都会给出“君子”的评价。

至于我的娱乐，充其量就是傍晚去看看电影，或是去银座大街上散步，偶尔咬咬牙去帝国剧场看一出戏剧。按理说，我

是个未婚的青年，当然不反感和年轻女性接触。只因我是乡下来的粗人，不善与人交际，也从来没有和异性交往过，才有了“君子”之名吧。其实，我只是表面上很君子，内心可一点也不老实，不管是走在街上，还是每天早上坐电车上班时，从没有松懈过对女人的观察。恰恰在这个时期，这个叫作奈绪美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。

其实，当时我并不认为没有比奈绪美更漂亮的女人。在电车里，在帝国剧场的走廊上、银座街头这些地方，擦肩而过的年轻女子当中，比奈绪美长得美丽的人比比皆是。奈绪美成人后是否会出落得花容月貌，是将来的事，才十五六岁的少女，今后的发展让人期待，又让人担忧。所以，我最初的想法，不过是先把她带回家，照料她的生活。如果有培养的资质，也可以让她接受良好教育，并娶她为妻。仅此而已。我这么做，一方面是同情她，另一方面，也是想给自己过于平淡而单调的日子多少带来些变化。说老实话，我早已厌倦了长期一个人住寄宿屋，试图给这乏味无趣的生活添加一点色彩和温情。为此，哪怕再小，我也想拥有一栋属于自己的居所。这样就可以布置房间，养些花花草草，在洒满阳光的露台上挂上鸟笼子什么的，至于做饭、打扫卫生，也可再雇个女佣。如果奈绪美能来的话，她就可以充当女佣之职，也不用养小鸟了。我就是这么打算的。

要问我既然这么向往家庭生活，何不娶个般配的妻子，正

式组建家庭呢？这是因为，当时我还没有走进婚姻的勇气。关于这个问题，必须详细说明一下。说到底，我是个平庸的人，既不喜欢也做不出来那些特立独行的事，匪夷所思的是，对于婚姻大事，我却持有相当超前而时髦的想法。一提起“结婚”，大多数人都是倾向于因循守旧，追求那套烦琐的陈规陋习。第一步要有介绍人从中牵线搭桥，探明双方的态度。接下来要进行“相亲”。如果双方没有异议，则正式聘请媒人，交换聘礼，将五件或七件或十三件嫁妆送到夫家。之后是新娘出嫁、新婚旅行、回门等一整套烦琐的程序。这些繁文缛节是我最讨厌的。自己要是结婚，就要采取更简单更自由的形式。

那时候，倘若我想结婚，候选者是不乏其人的。我虽来自农村，但体格健壮、品行方正，而且，自己说也许不太合适，本人的相貌还不算差，在公司里的评价也不错，所以，谁都会乐意给我张罗亲事的。可是，我偏偏不喜欢别人给我“张罗亲事”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即便对方是个大美人，只凭一两次相亲，岂能了解对方的脾气秉性。只凭着“看样子还可以”“长得蛮漂亮的”等一时的印象，就决定自己一生的伴侣，这种蠢事我怎么能做呢。由此看来，把奈绪美那样的少女带回家来，亲眼看着她一天天成熟后，喜欢的话，就娶为妻子的方式是最理想的。再说我这个人原本就不贪恋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，也不追求受过良好教育的摩登女郎，所以像奈绪美这样的就足够了。

我还觉得，找一个少女做朋友，和她朝夕相处，亲眼看着她成长发育，以做游戏般轻松愉快的心情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这样的生活，有着不同于正式成家的别样情趣。也就是说，我是和奈绪美一起天真无邪地玩过家家，过宽松自在的单纯生活，而不是像“拖家带口”那样有各种累赘。——这就是我的愿望。实际上，在当今日本的“家庭”里，衣柜、长火盆、坐垫等物件都是标配，不可或缺。丈夫和妻子、女佣，各有分工，还得和左邻右舍、亲戚朋友维持良好关系，为此还需要额外增加开支，本可以简单了结的事，也变得复杂起来，家境拮据对于年轻的职员来说，绝非愉快的事，也不是好事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相信自己的计划确实是个好主意。

我第一次把这个想法告诉奈绪美，是认识她大约两个月后了。在那期间，我一有空就去钻石咖啡店，制造各种机会和她接近。奈绪美喜欢看电影，我就在休息日和她一起去公园里的电影院看电影，回来的路上，顺便去小西餐馆或荞麦面馆吃东西。不爱说话的奈绪美，在这种地方也很少说话，不知她觉得愉快还是无聊，老是没有笑模样。虽如此，我邀请她时，她从来没有拒绝过，总是很温顺地回答“好的，去也行啊”，不管带她去哪儿都跟着去。

我不清楚她怎么看我，出于什么心理愿意跟着我出去，她还是个单纯的孩子，还不懂得以怀疑的眼光看待“男人”。我猜想，她大概是觉得，这个“叔叔”可以带她去看喜欢的电影，

还经常请她吃饭，一起出去玩，只是出于这种极其单纯天真的想法吧。而我也把她看作一个孩子，满足于她把我看作温和亲切的“叔叔”，对她并不抱有超出这种关系之上的企图，也没有在举止上有所表露。至今回想起那个时候清纯的梦境般的岁月，就像生活在童话世界里一样，我很想重新回到那纯洁无邪的二人世界去。

“怎么样？奈绪美，看得到吗？”

每当小影院里坐满了人，没有空位的时候，我们就站在最后面看，这时我总是这样问她。

“一点也看不见哪。”奈绪美使劲踮起脚，从前面观众脑袋的缝隙间窥看。

“这样也是看不见的，你不如坐在这横木上，扶着我的肩膀看吧。”

我这么说着，把她从下面托到高高的栏杆横木上坐着。她两腿悬空，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，终于心满意足地盯着银幕看起来。

“好看吗？”我问。

“好看。”

她只是这样回答，从来没有兴奋得拍手，或是欢喜地蹦跳过，就像一只聪明的小狗倾听着远处的声音那样，默默地睁着一双温顺的眼睛，望着银幕，看她这副表情，就知道她非常喜欢看电影。

“奈绪美，你肚子饿不饿？”

“不饿，现在什么也不想吃。”

有时候她这么说，但是肚子饿的时候，她会直截了当地回答“饿了”。我问她想吃西餐还是荞麦面时，她总是想吃什么说什么。

二

“奈绪美，你长得很像玛丽·皮克福特啊。”

记得好像是某一天晚上，看完那个女演员演的电影后回家的路上，我们在一家西餐馆吃东西时，我曾谈起这个话题。

“是吗？”她说，并没有露出多么高兴的表情，只是奇怪地瞧着突然说出这种话来的我的脸。

“你不觉得吗？”我又问了一遍。

“我不知道像不像她，不过，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混血儿呢。”她平静地回答。

“那是自然，首先你的名字就与众不同啊。奈绪美这么洋气的名字，是谁给你起的呀？”

“我不知道是谁给起的。”

“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呢？”

“不知道是谁……”

“那么，奈绪美的父亲是做什么生意的？”

“我父亲已经去世了。”

“你母亲呢？”

“妈妈倒是在……”

“有兄弟吗？”

“兄弟很多，哥哥姐姐妹妹……”

后来我也常常跟她谈起此类话题，但是，每当我问起她的家庭情况，她便显得不太愉快，支支吾吾的。所以，一起出去玩的时候，我们大都是前一天约好，在某公园的长椅子，或是观音堂前会合，她从来没有搞错过时间，也没有爽约过。我因为临时有事而迟到时，担心“她等了那么长时间，会不会已经走了呢”，到了那儿一看，她仍旧老老实实在那个地方等着呢。一看见我，就猛地站起来，快步朝我走过来。

“对不起啊，奈绪美，让你久等了。”我这么一说，“嗯，等了半天。”她只说这么一句，并没有露出埋怨的表情，也不像是生气的样子。有时候约好在长椅子会合，但突然下起了雨，我很担心，去了一看，她就蹲在池边的那个什么小寺庙的房檐下，还在等我呢，看到她这样子，真叫人心疼。

每次一起出去时，她都穿着大概是姐姐穿过的旧铭仙绸衣服，系着友禅薄呢腰带，头发梳成日本式的裂桃髻，淡淡地涂上一层白粉。而且总是穿着虽有补丁，却很合脚的好看的白布袜。我问她为什么只有休息日才梳日本发髻，她只说是“家里

人让我梳的”，仍旧不详细解释。

“今天晚上回来晚，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我再三这样说。她总是说：“不用了。这么近，自己能回去。”走到花园的拐角时，奈绪美就说声“再见”，朝千束町的巷子那边吧嗒吧嗒跑去了。

没必要细说那个时候的事，不过，记得有一次，我对她说了好多心里话。

那是在淅淅沥沥下着春雨的温暖的四月末。那天晚上，咖啡店正好没什么客人，非常安静，所以我坐在桌前，小口喝着酒，喝了好长时间。我这么一说，好像我特别能喝似的，其实我的酒量根本不行，所以要了女人喝的淡淡的鸡尾酒，为了打发时间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啜着罢了。这时，她给我端来了酒菜，我就借着几分醉意对她说道：

“奈绪美，你在这儿坐下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奈绪美一边问，一边顺从地坐在我身边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敷岛烟，她立刻给我划着了火柴。

“不要紧的，你就在这儿陪我说会儿话。……看样子今天晚上也不太忙。”

“是啊，很少这么清闲呢。”

“每天都很忙吗？”

“忙啊。从早忙到晚……连看书的时间都没有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奈绪美喜欢看书了？”

“是，喜欢看。”

“一般看什么书呢？”

“看各种杂志。只要是出版物，都喜欢看。”

“真不简单哪。你既然这么爱看书，应该去上女子学校啊。”

我故意这么说，窥探着奈绪美的表情，也许是触到了她的痛处，她顿时绷起脸，眼睛盯着别的地方，但她的眼里明显浮现出悲伤而苦闷的神情。

“怎么样，奈绪美，你真想学习吗？要是这样，我可以出钱送你去上学。”

见她仍然沉默着，我就换成安慰的口气：

“好吗？奈绪美，不要闷着，有什么想法就说说吧。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想学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学英语。”

“哦，英语呀……只有英语吗？”

“还想学音乐。”

“那好，我给你出学费，去学习学习好不好？”

“可是，上女子学校已经太晚了，我已经十五岁了。”

“没关系。和男人不同，女子十五岁也不晚。而且只学习英语和音乐的话，不去女子学校，也可以请老师教你。怎么样，你想好好学学吗？”

“想学是想学……你真的帮我吗？”

奈绪美说完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。

“啊，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，奈绪美，要是去学习的话，就不能在这儿工作了，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辞掉这个工作，我也可以领养你，负担你的全部生活费用……我想要担负起全部责任，把你培养成一个出色的女人。”

“好呀，要是能这样就好了。”

她毫不犹豫地当即回答，对她如此干脆地回答，我着实有些吃惊。

“你是说辞了这儿的工作吗？”

“是的，辞了。”

“不过，奈绪美，即便你愿意这样，你妈妈和哥哥会同意吗？是不是要问问家里的意见呢？”

“家里的意见，不问也没关系。谁都不会说什么的。”

看得出，她虽说嘴里这么说，其实还是很在意家里态度的。因为以她平日的习惯，是不愿意让我知道的家庭内幕的，所以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。我虽然并不打算勉为其难，但为了实现她的愿望，还是必须去她家里，跟她的母亲和兄长好好谈一谈。后来，我们之间随着谈话的深入，我屡次提出“让我跟你家人见一面吧”，她都显得不太高兴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
“不用了，你不见他们也行。我自己跟他们说。”每次她都是这样回答。

为了已经成为我妻子的她，为了“河合夫人”的名誉，我没有必要在这里，不顾惹她生气，非要说清楚奈绪美的身世和经历，所以尽可能不触及这个问题了。将来诸位自然会知道的，即便不知道，她家在千束町，十五岁就被送到咖啡店当女招待，以及绝对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住处等等，把这些联系起来一想，也大致猜得出是什么样的家庭了。

我最终说服了她，见到了她的母亲和兄长，没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女儿和妹妹的贞操问题，并不那么当回事。我跟他们商量的事情是，我觉得难得她本人说喜欢学习，在那种地方长期打工，未免可惜了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请允许我来收养她。尽管我也不能提供特别富裕的生活，恰好我需要一个女佣，也就是让她做做饭打扫打扫房间等等，这期间，我会让她接受一些基本的教育。当然我现在还是独身等也都实话实说。他们对我的提议，只是淡然回答“要是您能这样待她，真是她的福气啊……”，正如奈绪美所说的那样，见不见她的家人都一样。

当时，我深深感到，世上竟有这般不负责任的父母和兄弟，也就更加心疼奈绪美，觉得她可怜了。据她母亲说，他们对奈绪美的安排也很头疼。“本想让这孩子去做艺伎的，可她本人不愿意，又不能总是养着她，实在没办法，才送她去咖啡店的。”听他们的口气，只要有人愿意领养这孩子，把她养育成人，他们就算是放心了。啊，怪不得她不愿意待在家里，休息日总是跟着我出去玩、看电影了。听他们这么一说，我的疑